

浮 海 半 世 纪 笑 傲 五 十 年

我们没有明天

李敖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我们没有明天



我们没有明天

李敖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我们 没有 明天

著 者 李 敖
责任编辑 宏 宇
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呼伦贝尔盟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天津市大东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ISBN 7 - 80506 - 968 - 7/I·139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我们没有明天

“我们没有明天”题辞	(1)
大江东流，中国西化	(2)
台湾没有水准	(5)
台湾何来文化？	(7)
台湾的流氓传统	(10)
台湾九种骗子	(13)
关公死不瞑目	(16)
为何不向高山族公开道歉？	(19)
雾社事件抗日遗族大集合，声讨日本鬼子	(23)
与其做好梦，不如做大梦	(26)
台湾人的媚骨	(30)
台湾式下跪	(33)
从暴君到暴民	(37)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40)
我们没有明天	(43)
是你自己瞎了眼睛	(49)

“国际奸人”的新花样	(52)
美国的枪杀学生纪录	(55)
美国派兵攻击老兵妇孺	(58)
海盗万岁	(61)
美商侵犯智慧财产权	(66)

恰似我的温柔

“恰似我的温柔”题辞	(69)
台湾第一不要脸	(70)
三角马屁学	(73)
欺骗多数人于永久?	(75)
越澄越不清	(78)
不读书,乱引证	(81)
“恰似你的温柔”	(84)
谴责天谴男女	(86)
屠格涅夫的“乞丐”	(89)
国民党、青年党、民进党三党立委的集体无知	(91)
一巴掌带来的省思	(93)
保台会混人大集合,国民党坏人真快活	(98)
林正杰的真面目	(100)
官乐风飘处处闻	(108)
利用职务图马屁	(110)

朱汇森、秦孝仪集体“乱伦”！	(112)
李敖看尤清	(114)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题辞	(125)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	(126)
刘家昌与亚运名称	(133)
阿丹其外，阿 Q 其中	(137)
自己不洗别人洗	(140)
停止强奸孔夫子！	(148)
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	(153)
国民党的学术笑话	(156)
学术领袖的自处之道	(159)
政治领袖的自处之道	(162)
“替罪老羊”和“替罪小羊”	(165)

李敖生死书

“李敖生死书”题辞	(167)
题许以祺摄西藏天葬台	(168)
四月之死	(169)

头颅无价，师出有名·····	(170)
由徐学文之死想到徐锡麟之死·····	(173)
戴传贤自杀写真·····	(175)
没完的完人·····	(188)
海底冤魂之外·····	(200)
关于张妈妈上吊·····	(208)
乱世父子泪·····	(223)
活人不要要死尸·····	(226)
胡轨之死·····	(229)
“故人舍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232)
你不知道的结果·····	(235)
拉吉夫·甘地又被刺·····	(238)
熊熊烈火、死同身受·····	(240)

李敖智慧书

“李敖智慧书”题辞·····	(241)
为打倒而打倒·····	(242)
具体骗人与抽象骗人·····	(245)
政治撒尿学·····	(248)
三个臭皮党，诸葛怎样想·····	(251)
算不算拖拖拉拉？·····	(257)
尊夷王，攘自己·····	(259)

弹劾了，又怎样？	(262)
周荃哭，邵玉铭应该和她对哭	(264)
自取其辱，才遭开除	(269)
关于李远哲忘恩负义的讨论	(272)

启发你的小故事

“启发你的小故事”题辞	(297)
我给我画帽子	(298)
交友之道新解	(300)
“谁是涂咪咪？”	(302)
梁实秋偷打字机？	(303)
吃谁的饭？	(306)
树敌之乐	(309)
我看不起“单面的道德”	(312)
反竞选的清高	(315)
我们是最有勇气的人	(318)
我与桃园帮	(320)
厕所里的道歉	(323)
买个金棺材	(325)
对胡老师感想的感想	(328)
拉长别人与拉长自己	(333)
她闯关，你闯法	(336)

“我们没有明天” 题辞

电影中雌雄大盗浪迹江湖，他们有昨日今日，却“我们没有明天”。明天是一种美好的憧憬，但也常常是愚者自欺欺人的遁辞。台湾的愚者每以明天的好梦一厢情愿，从独立到进联合国，听起来爽，但是“草螟弄鸡公”，再爽也爽不过雌雄大盗，而下场也不出自己找死。不甘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人们，要把握今天，拆穿这些愚者，今天对了，明天才不会错，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大江东流，中国西化

清朝末年，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有一次看公文，发现其中有日本语意的汉字，乃批之曰，这是日本名词。不料他手下写这公文的人员不服气，回了他一句，你阁下用“名词”两个字，也是日本货！弄得张之洞十分尴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召的中国人，他们虽然在“体”“用”之间，洋洋自得的予以划分，但却不料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体”，早已在不知不觉中，附上中国之“体”，结果已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苟有一些中餐西吃式的残余，也只不过是妆点中国门面而已。

举个例说：翻翻一千二百二十五条的“民法”，除了“子女应孝敬父母”和“典权”等极少数的中国门面外，已经全盘西化得一清二楚；再翻翻三百五十七条的“刑法”，除了“意图侮辱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而公然损坏、除去或污辱其遗像”等极少数的中国门面外，也已经全盘西化得一清二楚。准此以观，在法律的范畴内，不论“体”“用”，已经没有中国文化了。

再以军事为例，所有军事教育中，除了“孙子兵法”等极少数的中国门面外，已经全盘西化得一清二楚；军事武器方面，中国的刀、枪、剑、戟，早已是博物馆的陈列品，所有现

代武器，由大到小，一点也看不到中国文化了。

依此类推，逐项查验，从逻辑到经济、从心理到印刷、从化学到地质、从农业到工业、从电脑到交通。……所有人间学科与万象之中，中国文化残存的，不过是一些古董、古迹、饰品、与点缀而已，如果我们真的肯平心静气的面对现实、真的不自我膨胀的逐一比对，我们必然惭愧的觉悟：中国文化已经完全无法争胜于现代世界，它对现代世界的人儿说来，可以说全无用处。

英国的女首相不通中文、美国的男总统不懂华语，他们没看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们“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举重若轻，在任何中国政治家之上；不但女首相，男总统如此，即使他们不男不女的明星、歌手、与浪人，也照样自绝于中国文化之外，痛痛快快的过他富强康乐的日子，谁要自找麻烦，受方块字的洋罪呢？

由此看来，中国文化对现代中国人说来，除了满足自卑感的反射和夸大狂的慰藉外，用处实在不多。当然在凝聚我族我群方面，在提供“中国杂碎”式的零星智慧方面，以及在口腹之欲等生活习惯方面，……对中国人还有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挟泥沙俱下”流弊，也实在够瞧的，使人得不偿失之感，亦所在多有也。

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厢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并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的，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

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非洲的爱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G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厢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台湾没有水准

人们常常注意许多人不会写文章，却常常忽略许多人不会看文章；人们常常笑作者带不动读者，却常常忘了笑读者跟不上作者。这种写文章与看文章间的悬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在两者相差有限时，都曾发生，若文章写得出神入化，作者程度高人一等，两者相差，就更大了。

在以前，教育不普及，能受教育的，本身已经出类拔萃，这些人看文章，做读者，水平跟写文章的作者比较近，至少可以上追作者。所以，那时候的作者，文章一出，洛阳纸贵，纵使遭到批评，因为批评的人有水准，大家也没得话说。例如汪容甫恃才傲物，把同时代的人的文章，骂得一文不值，但是他的骈文为清朝第一人，大家推服无间；又如章太炎眼空四海，把同时代林琴南的文章，直斥为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但是他的古文为最后押阵大将，大家也心服口服。以前的人容或不尽懂汪容甫、章太炎的文章，但是他们至少见过世面，知道什么是好文章、知道作者有大学问、有来头。换句话说，那时候的读者，即使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他们识货，他们对文章，是不敢信口雌黄的。

可是现在呢，就不同了，现在教育普及了，按说教育普及应该有点集思广益的好处与进步，其实不然。普及变成了党化的、制式的、派系的工具或催化剂，文章只有量的普遍，却很

少质的提高。文章的作者，在党化、制式、派系的压力与铸造下，文章已是千篇一律了，作者已是大同小异了，而和他们相差有限的读者呢，因为同样是党化的、制式的、派系的产品，所以与作者相激相荡之下，他们的欣赏能力、品评能力，无从高起。

三十年前台湾就被讥为“文化沙漠”，三十年沙漠上的贫乏与干枯，自然导致出许许多多水准上的笑话。我常说；台湾最大的特色是它的水准不够却还不知其不够、还鼓掌、还得意、还不以为羞。例如，任卓宣可理论成家，足证台湾没反共水准；胡秋原可超越前进，足证台湾没思想水准；秦孝仪可代写遗嘱，足证台湾没国学水准；郭良蕙可鉴定古玩，足证台湾没古董水准；柏杨可著书译书，足证台湾没文化水准；张杰可荷花遍地，足证台湾没国画水准；董阳孜可临池挥毫，足证台湾没书法水准；朱高正可横冲直撞，足证台湾没政治水准；杨丽花可得人欢迎，足证台湾没戏剧水准；吴乐天可大写专栏，足证台湾没知识水准；胡翡翠可当选中国小姐，足证台湾没有审美水准。……即台湾这个岛上，出了那么多没水准的各路人马，居然他们自己脸不红，别人心不跳，这岂非天下滑稽之事哉？

台湾的整个水准如此，反射在写文章看文章上面、反射在作者读者上面，自然也就可想而知。至于我自己，却十足是一个怪杰，我总觉得我根本不属于这个岛，只是阴错阳差，成为恶客；雪泥鸿爪，留下遗痕。虽然我的文章，也在这岛上被欣赏、被品评，可是不论褒贬，我似乎都双目直视、不以为意。台湾是个没水准的岛，岛上对我的褒贬，都是皮毛。我真正的血肉之躯，知者又有几人呢？

台湾何来文化？

近来常常看到有所谓“台湾文化”之说。倡此说者，论调不外是：一、“台湾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二、台湾有独立的文化。三、台湾有四百年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否莫沙的文化。四、台湾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必须先要建立“台湾文化”。五、建立台湾人意识的“台湾文化”。六、建立有人性的“台湾新文化”。七、四十年“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极不愉快的融合经验，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有不能调合的价值差异。八、要建立台湾人的新文化、建立属于台湾人为主体的新文化，对原住民、客家、福佬人文化应格外重视。……

我是思想家、也是历史家，从双料专家眼光看，我认为上述这些论调，只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是抹杀事实的自欺欺人而已。事实上，所谓“台湾文化”、所谓“台湾新文化”，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像样的东西。提倡这种论调的人，宛如洋人讥讽哲学家的笑话：——在黑房里摸黑寻找一条根本不存在的黑猫，却大呼“找到了！找到了！”

为什么这种论调站不住？原因在，提倡这种论调的人，他们是无知的，完全昧于这个岛上文化形成的过程与真相。

这个岛上文化形成的过程与真相，撇开原住民的原始型文化不足论以外，可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流民文化”——对原住民而言，当年来台湾

的中国人，都是假台湾人。假台湾人初到台湾，不是很自愿的，基本上，是在大陆混不好或混不下去，才离开福建、广东一带家乡的。这里面有没有土地的农民、有没有职业的流氓、有没有恒产的海盗、有甘心卖身给外国人以求渡海的流亡者。当年中华帝国的基本政策是不准老百姓往外乱跑，它不准老百姓去东北、也不准去东南，换句话说，它不喜欢移民。但是，只要有必要，民会自移，是很难拦得住的，尤其在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期，他们要大量农业人口来建设台湾，帮他们追求重商利润、巩固殖民统治，这种帮凶，以渔猎人口为本位的原住民是不适合的。于是，在荷兰人的招募下，大量的汉人猪仔，被当做奴隶般的，被挤装在大划船的船底，运到台湾。这种大量流民，移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高达十万人，数目已经跟原住民相等。这些人欺负原住民，力道有余；建立新文化，却水平不足。所以，台湾当时虽然被中国文化广被，但那种中国文化，却是最下等的，纵然后来由中华帝国派出政府，予以教化，但是，对中原文化说来，它仍然是一种边陲文化，是不入流的。

第二阶段是“流氓文化”——在不入流的文化中，罗汉脚的“流民文化”，又受了日本浪人的“流氓文化”影响，使这个岛上的文化型态更形难堪。日本文化的特色是武士道与町人道的混合体。武士的信仰来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种“走狗道”、“保镖道”。至于町人，和中国古代商人一样，原来没有社会地位，町人要靠谄媚武士来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骂的，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种人好计算而短视，性格最下三烂，所以被称为“町人根性”。武士道加上町人道，本就使日本文化变得畸型。但